

口述



成熟的榆钱儿



榆树

□ 刘书林

我老家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。在这里，春天的脚步总是踩着榆树抽芽的节奏款款而来。一到农历二月，寒风一退，天气暖和了，榆树上那些褐色的花蕊便一个个悄悄苏醒，开始绽放。浅绿的新叶像害羞的孩子，也慢慢探出头来。没过几天，整棵榆树上那薄薄的圆片儿便挨挨挤挤，一串串挂满枝头，犹如无数的“钱串儿”，真是应了那句“榆荚新开巧似钱”的老话。村里人都爱在“钱”字后头加个儿化音，叫它“榆钱儿”，好像这么一叫，就能把春天的味道都含在嘴里似的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村里人日子还不

好过，尤其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榆树就成了大家的“救命树”。榆钱儿和榆叶不仅是春天的礼物，更是很多家庭的“救济粮”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我小时候，每到榆钱儿快成熟的时候，母亲就会站在院子里的那棵榆树下，仰头观察榆钱儿的长势。一旦见其基本成熟，就让我踩着高凳爬上树杈，再用杆子顶着粗布兜递给我，嘱咐我把兜子挂在胸前，这样既方便装榆钱儿，也安全。母亲就在树下守着，指挥我捋那些肥嘟嘟、绿油油的榆钱儿。我一边捋一边往嘴里塞，等到把布兜装满了，就扔到地上，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响。母亲心疼布兜和榆钱儿，急忙捡起来抱在怀里，一边催我赶紧下来，一边准备回屋做榆钱儿饭。那些年，每到榆钱成熟的时候，我捋的榆钱儿，母亲都会热情地送给街坊邻居一些，有时候还让他们自己来摘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总会用榆钱儿做出各种美味的饭菜。比如，她会在榆钱儿里掺入少量玉米面，在瓦盆里拌匀，撒点盐，然后摊在锅箅子上蒸熟。有时候她会说，要是能用白面蒸榆钱儿就更好了，可惜那时候家里没有。她还会用榆钱儿蒸成地瓜面窝头或菜团子，抑或贴成榆钱儿高粱面锅饼。最绝的是用葱花炒榆钱儿做成咸菜。每当这些饭菜出锅时，满屋子都弥漫着榆钱儿的清香，馋得我直流口水。至今回忆起那时候大口大口吃的榆钱儿掺粗粮的食物，我仍觉得特别香甜。

树上高处的榆钱儿我够不着，母亲怕它们老了，就用杆子轻轻打下来，扫成一堆，淘洗干净后，摊在屋里的旧八仙桌上晾着，用来做成饭食。最让我难忘的是，我把落地的干榆荚扫起来，搓

碎后簸出榆荚片，剩下的种子让母亲炒熟当零食吃，那味道真是香甜至极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那时，每年榆钱儿成熟时，村里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拿着袋子，去村头、路边、河畔，甚至是树林里，捋那些嫩绿的榆钱儿。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儿，总是迫不及待地爬上树，先自己吃个够，再捋下许多带回家，让大人们做成各种榆钱儿饭。孩子们总是一边在村头巷尾跑，一边唱着自编的歌谣：“榆钱儿鲜，榆钱儿胖，榆钱儿嫩，榆钱儿香，榆钱儿是我们的救济粮。”歌声在村子里回荡，和着榆钱儿的香味，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。

榆钱儿不仅好吃，还特别有营养。小时候，村里的老中医常说，榆钱儿有消炎止咳、清热安神的功效，还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。古代文人也对它情有独钟，写下了不少诗句，来赞美它的可爱与娇美。比如唐代岑参写过：“道傍榆荚仍似钱，摘来沽酒君肯否？”还有晚唐的皮日休，他在诗中描绘：“近榆钱兮妆翠靛，映杨柳兮颦愁眉。”这些诗句，无不展现着榆钱儿的独特魅力。它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源泉，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喜爱、歌颂。

如今，年岁渐长，生活亦不再艰难，但榆钱儿仍然是我心中的美味。每当春天品尝时，总会想起童年那些虽然清苦却充满温情的日子。春风吹过，榆树的“沙沙”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，带着母亲的笑容和我童年的欢乐，姗姗向我走来。榆钱儿在我心中，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，它作为情感纽带，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承载着家的温暖、童年的欢快和无尽的乡愁。

(图片由张福祿提供)

榆钱儿里的快乐童年



农家肥

□ 范兆金

过去，在农村，家家户户圈养牲畜和家禽。农村流传一种说法：养牛为耕田，养猪为过年，养羊为卖钱，喂鸡鸭鹅下蛋好换盐，喂狗看家护院。鸡鸣狗吠，牛哞羊咩，农家日子就是在鸡零狗碎中一天天度过的。一个农家小院，堪称一个微型动物园。农村长大的孩子，天然与牲畜、家禽有割舍不断的亲切感。牲畜和家禽的排泄物，以及生活垃圾，是农家肥的天然原料。农闲时分，常见起早背着粪筐在村子周围或田间地头拾粪的长者，既锻炼了身体又给家里积攒了土肥。若是看到一摊牛粪，跟前又没有家伙什，村里人就会先用树枝画一个圆圈，意思这滩牛粪已有人占上了，其他人不可再拾。

为了沤农家肥，每家小院都会紧邻墙边挖一个积肥坑，一般位于牛圈和茅厕之间。积肥坑底部与四壁用砖石垒砌，坑沿略高于院子地面，以防雨水过大淹没积肥坑形成积水，给家人带来安全隐患。每天打扫院子，先将散养的鸡鸭鹅的粪便用铁锹铲进积肥坑里，然后再泼水扫除。牛食量大，排泄粪便也多。每每傍晚时分，庄户人就先将牛圈清理一遍，然后撒上垫圈土再喂草料，一是保持牛

圈清洁，二可多积攒农家肥，三为劳苦功高的大黄牛创设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。腐烂菜叶、洗菜水、刷锅刷碗水，均舍不得浪费，皆入积肥坑，成为农家肥的原料。

日积月累，积肥坑填平，并高出院子成一个锥形。时间过短，沤得欠火候，肥没有沤透，肥效达不到。只有经历风吹日晒、雪淋雨浇，沤得透彻，才是上等的农家肥。

冬去春来，冰消雪融，大地回暖，正是春耕大好时节。每家每户都留有春地，种菜、栽地瓜、移植棉花，农家肥作为底肥，蔬菜棵棵长势喜人，所结地瓜个头大而甜，棉花病虫害少产量高。俗话说：农家肥，养分全；施一季，壮三年。春地耕种前，庄户人先要清理积肥坑。铁锹擦得锃光瓦亮，使用起来得心应手，穿上靴子，庄户人甩开膀子一锹一锹地把农家肥甩到积肥坑外。这是个体力活，不一会儿就会满身大汗。妇人心疼男人，早早泡上一壶热茶，备好干净毛巾，甚至拿出压箱底的食物做一顿大餐，犒劳自家男人。颜色越乌黑发亮，腥臭味越浓，表示肥沤得越到位，肥效也就越好。清理积肥坑往往会有意外惊喜，曾经翻箱倒柜问遍所有家人的小物件，竟然在积肥坑里重见天日。将积肥坑清到底，在没有机动三轮车

的年代，人们就用地排车往地里运送。地排车上装满农家肥，男人负责驾辕，女人或者家里十几岁的孩子将一根粗绳套在肩膀上拉着，齐心协力往地里运。在大路上行走不费力气，一旦到田地里，因春天土质疏松，有时车轮会陷进泥土里，用劲不当车轮就会越陷越深，只好招呼在地里干活的乡亲帮忙把车推出来。人们从离路最远的地头开始卸车，十几米卸一堆。仔细的人，往往撒上几锹土盖住农家肥堆，这样不会跑味儿，还能保持肥效。给春地浇一遍水，几天后，男劳力将肥料一锹一锹地均匀撒开，只待犁耙耕种。施了农家肥的庄稼，要比不施农家肥的长势好，苗壮且齐整。

清干净的积肥坑，又可开始新一轮积肥。经过夏天的蒸晒雨淋，秋收后播种小麦时，又积满了一大坑肥料。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施了农家肥的冬小麦，抗冻抗倒伏，丰收在望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如今，农家小院难寻往日鸡飞房顶羊上墙头的热闹景象，积肥坑也渐渐不见了踪影。蔬菜种植大户为了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，都是从养殖户那里花钱购买农家肥。

